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五



新纂明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鄭國宋元憲公

名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

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

皆第一通判襄州召試遷左正言知制誥入翰林為學

士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出知揚州徙鄆州

復入參知政事除樞密使皇祐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罷知河南府復入為樞密使封莒國公以河南三城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

公判亳州以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一

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管

樞密院機事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

令頗不一兵多分屯堡障公言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

亡帥自當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久不

決後卒如公計

神道碑

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

敢對公時參知政事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

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

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神道碑

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祀之後斥

絕以新聖政於是帝別為手詔與勅書同降

神道碑

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常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

蓄不精且多外補成更非疆本之執又武臣用恩幸者多

得仕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死恩澤公乃作科條

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

神道碑

宋元憲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

呼內侍臣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

臣體

呂氏家

宋鄭公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

宋元憲公

至中書條天下利害

絕近幸人得橫恩

蓄禁兵不精

得大臣



改名庠

二宋其為知制誥 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  
進者諳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  
替代之名也宋郊其言不祥 仁宗遽命改之公快二不  
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  
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諳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  
之戒也 歸田錄

有德君子

宋元憲雍二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朝廷无事廟堂之  
上日閱文史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无所作  
為有為者病之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自詠  
詩曰我本无心士終非洛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當開  
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 聖史

宋景文公

名祁字子京元憲公之弟也試禮部釋褐授復州軍事  
推官代還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迂大常博士知禮

院兼判吏部南曹擢尚書工部員外郎尋修起居注權

三司度支判官判鹽鐵勾院次當知制誥會元憲公參

知政事乃為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俄改太

常寺兼禮儀事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判吏部流

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未行為翰林學士知審

刑院兼提舉諸司庫務判史館兼侍讀學士元憲公復

參政事改龍圖閣直學士迂群牧使元憲為樞密使復

入翰林落職知許州未幾為翰林侍讀學士再為史館

修撰判太常寺秘閣秘書省迂給事中復兼龍圖閣學

士集賢殿修撰出知亳州以禮部侍郎知成德軍充本

路安撫使兼兵部都總管加端明殿學士尋拜吏部侍

郎知成都府代還除三司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

還判尚書都省序迂工部尚書復領群牧使翰林學士

承旨卒年六十四謚曰景文

正奏名  
為第一

與兄庠同試禮部會諒陰正奏名邾為第一 章獻皇后曰  
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為第一而邾為第十兄弟友愛其篤  
東都事畧

詔定樂  
律

先是李翰林宗諤燕龍圖宰相繼言太常樂比燕樂為高李  
照乃以縱黍累尺律下五聲鍾磬才下兩聲與其律不相  
應公上言照之樂降黃鍾為太蔟君實寄於臣管不可以  
事天地宗廟會韓魏公為諫官亦言照樂無法乃詔詳定  
而罷之范鎮撰神道碑

上疏論  
三冗三  
費

陝西用兵調費日促邾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誠  
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  
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今左藏無積年之錢太倉無三載  
之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  
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今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何  
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負一冗也天下有定軍不任戰而  
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  
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日僧道以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  
在寺帳為徒弟者釋還為民勿復歲度今日已後州縣寺  
觀留若干所僧道定若干人更不得過此數此策一舉可  
得耕夫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天下有定軍不擇等小冗弱  
而刺之才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歲費庫帛數  
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為盜者不可勝計  
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有定官可駢以  
就役且又別給口券復賜錢帛廣勸無益請罷天下招徠  
軍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  
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 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  
以十人為額則常以什二加之即遷代罪謫足以無之今  
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  
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不可以苟進官不可以濫

除請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內銓明立限負以為定法其  
門廕之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稱務擇人候有闕官計員  
補吏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供  
億不可貲計而皆以祝 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言令臣  
下不得開說臣愚以謂 陛下上事天地 宗廟次事社  
稷百神醴酪案盛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  
薦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  
希肩背之報哉是 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  
尔且取其必不可罷者使畧依本教以奉董脩則一費節  
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  
倍也郵傳帳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享齋  
名而又別築神祠爭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用民財不  
逞蜀上之尤者也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  
地出也役不使鬼而恃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

躬儉自  
乘輿始

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節要貪取公用  
以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  
所以勞衆而饗兵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取生  
人之資財為无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地  
非邊要州无師屯不得建節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  
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行則不信  
陛下若能躬服至儉先示四方衣服醜臙无益舊規請  
自 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  
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鉅使風行雷服飲馬  
西河蠶尔戎酋可翫之掌中矣 東都事畧

為館伴  
虜使不  
敢妄出  
一語

元昊之敗契丹也二因父献捷公為契丹館伴使耶律褒等  
妄自誇大欲求軍費者公語以西人亦嘗献俘 皇帝不  
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褒等相顧愕貽終其去不敢妄  
出一語神道碑

舊張貴  
妃制以  
誥進

言天下  
根本在  
河北

論  
上禦仗

精唐書  
林獨秉  
筆

復入翰林當張貴妃制初欲行策禮而祁乃以誥進妃怒抵

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遂落職知許州東都事畧

知成德軍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河北騎軍雖多

而馬常少公請復馳幕之制及弛河東陝西馬禁聽民間

買賣養馬者不升戶等益募步卒弩屋十之五弓十之三

槍刀十之二輟屋為陣掘塹為營強弩射人大刀斫馬如

此則騎軍馬多而士精步人衆而弩強敵畏屋三月徙定

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論兵不得不先

河北謀河北捨鎮與定无足議者請合鎮定為一路夫

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若少

之不憂不戰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訓練莫如

善擇將欲人樂聞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則

合鎮定是矣乃積穀百餘萬解增大團敵樓十二柵櫓營

厰弓弩刀槍凡戰之具莫不更新之曰付吾不以待之也

公前後論事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詔褒答之又上禦  
狄論七篇凡虜之山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兄  
弟之不相能及後相殘覆視其事若合符節然神道碑  
初賈昌朝進議脩唐書始令館職日供唐書所未載者二事  
附於本傳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為脩撰又命范鎮  
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編修而以昌朝提舉昌朝舉王疇  
編脩必以為史出衆手非是辭之昌朝罷相以丁度兼鎮  
度卒劉沆代之沆罷王堯臣代之堯臣卒曾公亮代之唐  
書初脩而堯臣以憂去方平察相繼出外祁遂獨秉筆雖  
外官亦以稟自隨久之又命歐陽脩刊脩分作紀志劉義  
叟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將卒業而梅堯臣入高修方鎮百  
官表祁與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  
夏卿並各十年刊纂紀志六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至是  
書成祁進工部尚書東都事畧

知公者  
能謂為全

初公修禮書樂記詳定慶曆編勅改定科場條制覈實提點  
刑獄考課知公者謂公為全能不知公者以為禮樂刑政  
皆出公手用是毀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鎮不大用矣神道碑

### 韓忠憲公

名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正奉進士  
知永城縣通判陳州知洋州改相州入為侍御史開封  
府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



初為御史知雜事以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拜御史中丞景祐三年除工部侍郎  
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出知應天府改澶臺二  
州以太子少傅致仕薨

思憲公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席為棚覆  
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  
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莊敏遺事

博學能  
文

億博學能文嘗為開封府判官監分故相向敏中諸子資產

賑飢民

宰相丁謂欲市其別業億諭向氏子勿與謂惡之出為河  
北轉運召為御史知雜剛毅不撓權勢畏之知益州會歲  
大旱故事發粟六万石賑民億發十萬石以賑之民免飢  
饉為治嚴簡而有惠愛召為中丞楊尚二美人以罪斥出  
後復欲召入億言武后已斥居威業寺復召入宮終為唐

奏廣言  
路

室之禍又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  
備任使募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喃  
嘶囉與趙元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

議不可  
加喃嘶  
囉節度  
使

福議加喃嘶囉節度使億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  
憾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夷狄攻之而反加恩賞恐  
徒激其怒以生邊患无益也 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  
遣之名臣傳

韓忠憲公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



子為它姓賂里嫗之兒類者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素之畜嫂姪許二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出積十餘年泊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東軒筆錄

范文正  
陰薦公  
可用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公可用文正既貶信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幸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幸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摺拾官吏小過輒不擇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蠶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乎名臣傳

家法之  
嚴

韓忠憲以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俸謁告省觀康公与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惟持酒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起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詩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詞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素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事无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奉可知吾在千里外无所干預猶能知之尔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實方解方已諸子服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蘇氏

程文簡公

名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奉服勤詞奉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直集賢院擢知制誥權三司使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還知開封府復為三司使迁戶

館契丹  
使力爭  
坐次

放灯先  
為火備

殺一人  
可使數  
十年无  
事

决延火  
獄

部侍郎參知政事降光祿卿知潁州復侍郎知青州北  
京建為留守以武昌節度使知永興軍加宣徽北院使  
判延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更授鎮安軍  
節赴鎮薨年六十九

公嘗館契丹使二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  
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  
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  
止綱目

公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无事至其臨時如不  
用意又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  
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公先戒吏為火備有  
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眾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  
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它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  
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  
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之妖人有自號李冰神  
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實之法而讒之朝  
者言公妄殺入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  
入其境屈人行旅爭道公善且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  
无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知謀豪傑之才乃  
里閭无賴小人推不制其始遂至於亂耳使者還奏其語  
於是上益以公為能墓誌

公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官署治獄得縫人火斗已  
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丁  
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屈隘其挂竈近版壁歲久燥而  
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  
上為緩其獄卒无死者公在府决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  
者四五墓誌

天譴惟  
修德政

明仲淹  
誣枉

不許合  
稅目

出  
謹

不許  
尚入粟

在延州  
夏人不  
敢窺邊

不為官  
者所屈

司天言日食明年正且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  
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墓誌

范仲淹必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海悟欲復用之稍

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

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

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

公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曰吏得

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

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

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

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

以為然神道碑又東齋記事云夏秋公納之物如益鹽錢

文簡編以謂設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數監則致重復此亦善慮事也

仁宗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至五十常三四

欲募商賈令入中以實都下時程文簡公為三司使以為万

一所入不足必邀以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公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

矣因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

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

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

無得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神道碑

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与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

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

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

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

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墓誌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  
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逐

請抚西夏

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且亮祚雖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死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墓誌

杜正獻公

名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歷知縣通判知州提點刑獄轉運使召為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入為樞密直學士出知天雄軍仁宗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審官院出知永興軍徙并州宣宗二年復知永興軍召還權知開封府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宣撫河東拜樞密使尋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知兗州慶曆七年年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中進太子太師嘉年八十

屢決疑獄人以為神

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數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枿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鳳翔公

在永興物不踴貴

要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斂吏緣侵漁誅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死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墓誌

治京於懼要不敢干

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

杜正獻公

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 墓誌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

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二受丙

賊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

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

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耳因

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足乎曰足矣明日勅諸

吏无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

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

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墓誌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

文正公而二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

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

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

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

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

也然公與二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墓誌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率以擊夏人雖

韓公亦以爲可卒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

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盆族大戰黃河

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

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亦不

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爲朋黨者其議論之

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 墓誌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

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无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

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

夏人不可擊

兵不可妄出

杜正獻公

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一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東坡志林

公与丁文簡公俱為河東宣抚時任恭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恭惠曰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請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公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公避嫌不与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從坐者數十人皆名士大夫而公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一時故不可不慎也公為人尤潔厲自冠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墓誌

一言之謔貽禍一時  
欺士上不

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无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无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孝工書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愛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无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推不足者歟墓誌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語錄

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擯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抚未嘗

戒門生  
切當

作官无  
求人知

恨賢才  
未能悉  
薦

不得預  
觀盛禮

壞一箇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寫使之不暇墮不惰者  
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迂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其有  
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  
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語錄

有門生為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  
韜晦无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无益於事  
徒取禍尔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  
其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一為帝王所知次為  
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  
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  
徒取禍耳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語錄

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  
博者眾必請己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尔但優游  
於其間默而行之无愧於心可也語錄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  
公之澤天下甚鬱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以妨賢路遂得解去  
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抱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  
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  
此所以為恨也語錄

公致仕居南京 上思之及將祀明堂謂文彥博曰舊老之  
在外者朕欲致之以陪大禮因以示養老尊賢之意乃詔  
公及太子少師致仕任布陪祀都亭驛錫慶院且供帳几杖  
以待之後皆以羸老不任就道且表謝不得預觀盛禮為  
恨上優詔勞之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八

杜正公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九

李文定公

名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知鄆州為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以集賢院李士知永興軍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為李士天禧中拜給事中叅知政事仁宗即位命兼賓客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出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以衡州團練副使知舒州江寧河南府太后崩復入相為中出知亳州召還除資政殿大李士降太常卿知密州復拜大李士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以太子太傅致仕薨年七十七

見柳仲

王沂公賦有物混成

召示曹瑋請兵奏問虛實

李文定公為李士時從种放明逸先生李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口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无忘也及文定為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必為宰相蓋所養所李發為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為伯温云聞見錄

李文定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聲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油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跡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畧无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

李文定公



山外之捷御之功

諫上立章獻后

諫上欲責及太子

出內庫財以佐國用

旱蝗天意示儆

以計出八大王元儼

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 陛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山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 上曰趣取之迪取於鞞囊表以進 上指曰以其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 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御之功也 記聞

上將立 章獻后迪為翰林李士屢上疏諫以 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 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謀 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為叅知政事俟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 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正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 記聞

公在翰林時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 祖宗

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

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斂寬民不勞矣 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

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 上悅又言 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无伐木除道行宮裁加塗旣而已及幸汾直毛土木之役

過往時幾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 陛下也 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為此

真宗不豫大漸之多李文定公與宰相以祈禳宿內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

所傾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撿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鱗見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雙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

与丁謂  
皆以郡  
罷謂獨  
留相

正人為  
之一空

至衡州  
由鄧餘  
得全

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  
奉聖旨翌日爭之 上前声色俱厲謂辭屈後首鞠躬而  
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 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  
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  
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与諸公同奏  
事 上亦无語眾退獨留及出道過李士院問院吏今日  
李士誰直曰劉李士筠謂呼筠出口傳 聖旨令謂復相  
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尔今日必有旨召麻乃可  
為也謂无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李士院復問  
誰直曰錢李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  
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  
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无將漢法不道皆  
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  
其言 上前爭議曰權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  
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无將之戒深著於魯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龍川志

迪至鄆半歲 旨於宴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  
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  
迪惶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无所不至人  
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由田至自臬府因弃捐不与迪  
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  
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  
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祕書監知舒州章獻太后上仙  
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  
尽心輔佐知无不為呂夷簡忌之偕短之於 上歲餘罷  
相出知其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  
聖主之知自以為朱璟而以呂為姚崇而不知待我乃如是  
也記聞

李李文定公

大定与  
呂夷簡  
不協求  
去

王沂公  
与夷簡  
又不協  
求去

天下以  
正人許  
二公

李文定与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疎呂公巧而密李公嘗  
有所規畫呂公竟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  
對曰李无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  
公子東之才可用也嘗付以事任李公謙不敢當呂公曰  
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  
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内既不協李公於上前  
求去 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无堪夷簡公相謾欺具  
奏所以 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為其門僧求官  
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与之久之志  
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 上李慚懼待罪  
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為參知政  
事其善呂公為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呂公  
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  
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  
賢処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  
有意復入 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処之 上不可  
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无所擇既至呂公專決  
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 上前求去 上問所  
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萌成臣不  
能尽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沂入二千緡 上驚  
復召呂公面詰之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  
范諷推治无之王公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  
用為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呂公者昌曰齡誤以博  
文告王不審遂奏之 上大怒遂王公鄆州呂公亦以節  
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皆罷去李王二公  
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龍川志

蔡文忠公

名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家萊州

真宗朝奉進士

蔡文忠公

第一通判兗州直集賢院  
初修起居注兼御史  
知雜事入翰林為李士出知河南府徙密州應天府召  
為御史中丞擢三司使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出知穎  
州薨年五十二

上讀公  
賦謂有  
平相業

通判維  
州風化  
大行

丁謂欲  
邀致公  
不往

不宜母  
后相繼  
稱制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李州李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  
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  
皇帝采實詔置器  
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  
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  
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  
法 天子以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歐陽公撰行狀

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尺為明公務為裁損  
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  
偽稅印為甚數利者已逾十年蹤迹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  
盡利於民民无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  
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  
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行狀

真宗新棄天下 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  
公許以知制誥公推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  
附連黜公歸歎曰吾受 先帝之知至於此豈且為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皆為其用者皆恐懼  
獨公終无所屈行狀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少召  
百官賀公曰 天子明聖奉 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万  
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无有固止  
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 行狀

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  
百人 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无端而上督責  
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終妄之說起

請納自  
歸

不巨納  
富人女

河決不  
當塞

契丹  
契丹

天下推  
為正人

寇準社  
稷臣

為政有  
仁恩

於小人不足窮治且无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  
一夕三上 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  
乃安行狀

南海蛮酋虐其部人部人歎且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  
為不可納且還其部公獨以為蛮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  
求生且內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  
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蛮  
果為亂行狀

取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  
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 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  
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卑順其  
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雍瀆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  
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  
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為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

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  
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紳紳之  
士倚以為朝廷重行狀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驪子謂輒去寇準姓氏  
云逆準不書公言於 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  
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公之卒故吏朱寀至頽頽之吏民見寀泣於馬前指公嘗所  
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  
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  
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享博問寬大沈默一  
言之出終身可復行狀

仲淹自布素從公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  
視其色諸父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技以輔相器之當遣  
弓之初公懷哀莫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

好孝以名教為志

以致君堯舜為心

秀才所負

折肱從順請見太后

在開封以嚴為治

靈暹公病汝陰聞拓拔楷稱善呼感既歿教弟宣言此事其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有孤遺者為之嫁娶又好孝无倦尤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而卒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水祐有田弟在執意請復其嗣有訟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兩任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与大臣不和而不倚止而不訐无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道文正公墓誌

薛簡肅公

名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中進士第歷鳳州推官知蒲田長水縣徙知興州入為殿中侍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迁江淮制置發運使推三司戶部副使出知延州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出知并州改秦州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任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能判尚書都省薨年六十八

薛簡肅公奎進士時挾筆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意子自有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東齋記事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患之未有以决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鳳陽公墓誌

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裹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

蜀人以  
此張詠

斬反卒

不及  
人

諫太后  
不宜服  
衾冕

未善知  
人

之者方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臧之畧

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

俸錢与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二女

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折其賞為二為嫁其女蜀人喜亂

而易搖公既鎮以无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

事破姦發伏无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

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

公尤有名其寬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墓誌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 章獻時同為執

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

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无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

戍卒反者叱出之亦无事東齋記事

拜叅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

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与政尤挺立

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无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

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

公曰吾漸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墓誌

明道二年 莊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衾冕見太廟臣下依

違不決公獨爭之曰 太后必若王服見 祖宗若何而

拜乎 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 太后崩 上見羣臣泣

曰其在衾冕也然服之豈可見 先帝乎 上大悟卒以

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墓誌

公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 真宗時數燕大臣至有沾醉者

公諫曰大臣數被酒无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尤善知人

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

其言云歸田錄云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叅政為府曹

薛簡肅公

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

魯肅簡公

名宗道字貴之亳州譙人奉進士歷濠州定遠尉秀州海塩令通判河陽天禧元年擢右正言仁宗為皇太子除兼諭德及即位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居位七年薨

出飲市肆以實告上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為翰林其居在東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仄号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約曰上若推公來逢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口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无器

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与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音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歸田錄

風聞彈劾上謂魯直

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数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月素苟禄乎臣功愧之頗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撥遺

諫立劉氏七廟

章獻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



魚頭參  
改

簡  
改諡

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 帝行公曰婦人有二從在家  
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 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  
任子於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榜子弟得  
以恩澤處耶吾子誠勿己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因恩樞密  
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 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  
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魚頭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  
以名器私人及薨太常諡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諡以為  
因諡譏之竟改為肅簡公与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  
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  
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歸田錄

新纂門目十卷名臣言行錄卷九





